

這畢竟是南方 原型藝術

文、圖片提供/謝宏明

我們還是會見面的，不管是什麼時候、在那裡、以甚麼樣的形式。



●六雙—現在的落腳處

位於吳園的原型後面陽台牆縫，冒出一棵叫不出名字的小樹，珍珠般的白色果實纍纍，她曾被熱心的清潔歐巴桑幾乎連根砍斷，如今他枝葉茂密更勝以往，使我不禁以為這就如原型的歷程，像是鋪一段鐵軌，走一段路。怎麼鋪，如何走，何時「出軌」其實並沒有太多的必然，在閒聊間，漫延生成，陪伴我們生活，竟也有些許餘蔭。

青年路《城隍廟前》

缺乏了解是很容易導致誤解的。大約在七年前的某一天，一群朋友面露酒色，在一個煙霧繚繞的畫室裡，談論著原型的遠景。而我則在一旁，兀自在腦中

描繪著，經營一個畫廊，接觸有趣的藝術與人，又可以此維生的美好畫面。

經費拮据，大伙兒只好自己動手，三個月的做苦工、募款、義賣。將舊空手道館改造成理想的展出空間，這蠻像是一種空手道的入門修練儀式，後來原型曾數度因經濟窘迫，面臨結束的壓力，幾度無以為繼，刷卡買菜度日時，才知道當初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。原來，做原型是一個忽略了現實所做的魯莽決定，而且必需支付循環利息。如今才知道，原型，其實是建立在一群藝術界朋友們的熱情與友誼之上而存在的。除卻這一點，原型將只是一個冰冷而沒有故事的地方。激辯藝術觀點也好，打發時間也罷。他是

一個看似，也曾非常有計劃，有條理去執行的藝術空間。但是現實環境的嚴峻，與這一群人的感性，使得這個地方變得克苦而多功能起來。歷經年餘的克苦行事，才使我終於能稍稍平靜的同時正視他所帶來的苦樂。然而造化弄人，終究無法預料房東選在這時候決定拆屋，一年半以來投注所有的積蓄與努力，隨著拆屋而化為烏有，這是一九九九年的最後一個夜晚。我們用盡所有的顏料畫滿整整一屋子，之後她便隨著怪手的舉起，應聲倒地，化為塵土。

吳園《舊社教館地下室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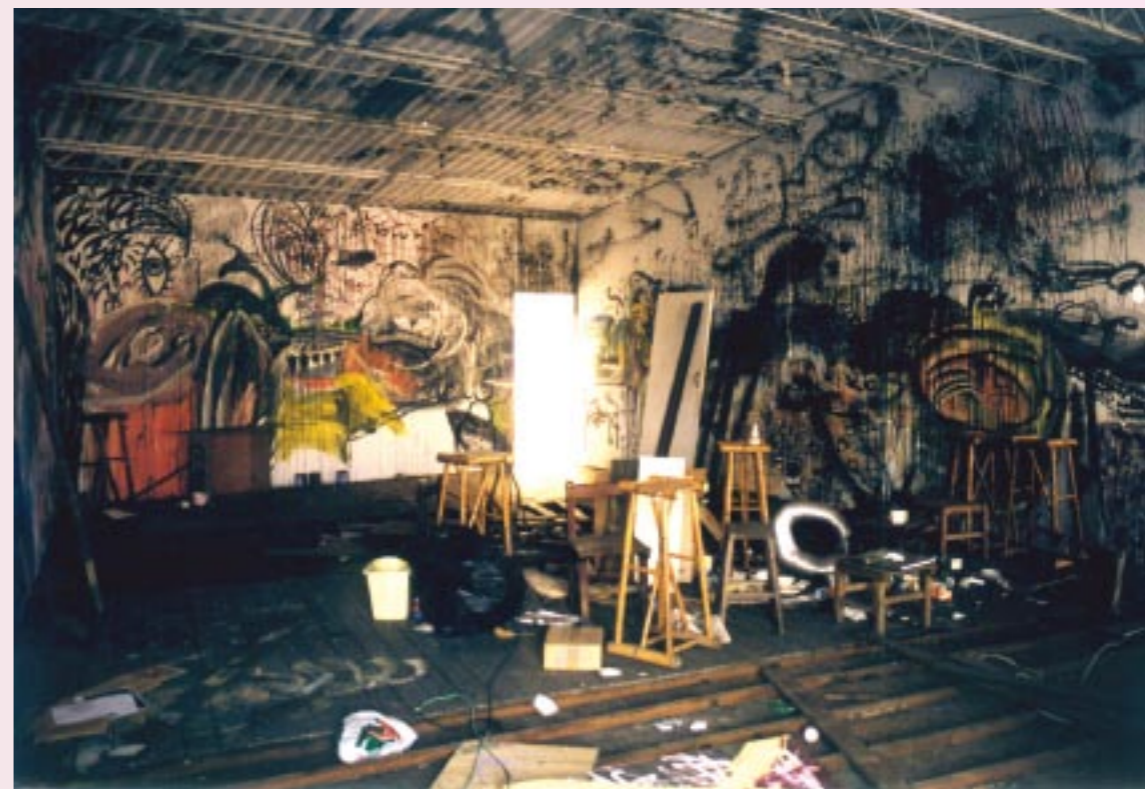
千禧年的第一道曙光並沒有為我們帶來一個新空間，接續而來的是一段浮萍的日子。熟悉的是清晨微微有油墨味道的報紙，和午後街頭巷尾令人為之炫目的紅色招租單子。謝絕過師長、大企業、與文化局長的盛情幫助。只為了尋找一個莫名其妙自以為對的“空間”，記得成立當時有人說：一個空間做久了會有一種自己的格調出來。我想這包含的是一連接續不斷，莫名的堅持與決定。如你現在所讀字裡行間所透露出的氣味一般，隨著時光一路地鋪陳積累，來到此時此地。

尋屋的日子如此一去竟飄忽不定的過了七個月，期間也為租屋鬧過一些笑話領略一些社會的現實與溫

暖，在酷熱的七月正午，為了乘涼來到吳園地下室，拜訪在那裡佈展已久的藝術家朋友，後來那裡便成為我們尋屋的避暑勝地，就在此時，當時的文化局蕭瓊瑞局長再度邀請，為吳園地下室注入活力，我們撐了七個月帶著一個隱憂與誠惶誠恐的心，終於還是進了吳園。此地自一九九六年起，即有現代藝術展出，只是缺乏經費與管理，展出使用率不高，進駐後，我常看到年輕的藝術家身影，為自己因為空間激起的挑戰慾望傾心盡力，不計“貸”價，善用空間所散發的獨特氛圍與美感，為自身的藝術開拓一個可釀高潮的契機，這一年我們策劃執行了『現代藝術導覽人材培訓營』在眾多師長熱情支持下，以非常不可能的預算，完成每週兩天，為期兩個月的研習。70名學員，將我們臨時借來的里民活動中心坐滿，在此之前我們仍擔心去那裡找那麼多椅子，甚至那場地在開講的前一夜，仍是淹過水後的滿地泥濘。

著力於藝術環境中，各個環節的溝通改進與基礎的建立，一直是一個想法。這一回，我們已然將期待化為汗水，讓他不再是批評或者空談。

2001年首次申請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並獲補助，就像電影『搶救雷恩大兵』的一段，這時國藝會的幫助像是“守護步兵的小天使”，是一場及時雨，爾後國藝會及眾多師友的支持，使我們在面臨更大的房租



●青年路展場—拆除前



●吳園展場—走在捷徑上的簡廣輝-崔廣宇個展

壓力時，終能平安的度過。

2002年五月我們因『海洋錯合之歷史物殖』交流展去了澳門，在婆仔屋認識了一群氣味相投，“遭遇”也有幾分相似的藝術家朋友。

2002年六月，終於，那隱憂終於還是發生了！市府人事更替後，一只簽了三年的合約被打折在風中飄蕩……。

常聽到來訪的外地朋友說起，台南有一種獨特的氣味，讓人覺得悠閒。也是因此，只要看到那些沉默，用心看展的熟悉面孔出現，就會讓我覺得現在做的，是對的。即使要面對太多令人費解的荒謬人事，在年輕時未免不是一件好事，那讓這個夢想不僅限於溫室。



●吳園展場—NEXT ON 黃芳琪個展



●海洋錯合之歷史物殖-台南-澳門交流展座談會一景



●吳園-現代藝術導覽人材培訓營



●大德街66號的庭院

大德街六十六號

歷經一連串的抗爭與談判後，我們選擇將時間花手上。被迫搬離吳園，面對窘迫的遷離期限，我們找到的是一個暫時堆放物品的小房間、或是一間有大樹的平房。命運眷顧著離開吳園後的第三份報紙，我們來到大德街六十六號，時值盛夏，匆忙的搬家令這一群人苦不堪言，頂著南台灣的豔陽，再一次以非常刻苦耐勞的方式拆屋、改造，並於2002年9月重新開張，完成未竟的展出。

在大德街如急行軍的三年，我們因『花園嬉語—福爾摩沙藝術在嘉道理的發生』去了香港一個月、因為co4與畫廊博覽會去了台北，也參與了台灣燈會，策劃實現了頗為有趣的『城市寓言』與『烏山頭藝術部落田調』聯展。

2004年我們還清了前債，脫離了卡奴的行列。

七年了，也許能改變的真的不多，但是，透過各個層面的合作，至少我們每次努力作好一個展覽。畢竟這事我們還有一些歷練，在這峻峭而又荒涼的岩石面，我們已找到新的裂縫和新的起點。我知道我們不是孤獨的。

官田·社子·六雙

2005年七月一日，我們落腳在官田鄉下，改造修整這個足足有一分地的典型三合院迄今，晨起時的濃霧會使我誤以為在深山中醒來，村子裡濃厚的人情，在平淡生活中互助的情義，會使我以為時光倒退，空氣中隱隱有一種古人風。在這樣的環境與步調蘊涵下發生的事，就像長期大量觀看螢火蟲與螢光幕，相信自然會有所不同。

記得多年來四處的走訪打探，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發現了一個誠懇的藝術家，並且被其精神與作品打動的精彩片刻。一個充滿工作氛圍的藝術家工作室，是那麽迷人，像是一個沉浸醫學實驗室的工作者，在不斷的歷程中尋伺拯救人類不治之症的解藥。那般的專注，影響並支持著我們前進，這樣的熱情其實一直沒有改變，所不同的只是形式，動人的藝術，如同你凝視一棵植物，所引發內心一連串的心理反應般，只消他是自然的伸展出來，恣意隨順那個“其所在”的生命經驗底，誠心誠意長大，不論枯榮，成為千年神木受人膜拜、或是流落海上成為飄流木，自然都會有他動人的故事，且難定位其正負面意義的獨特價值，值得給予祝福。即使不被了解，我們仍將一直行去，我不知道結果會是什麼，卻非常樂意與你分享在這裡生活的點點滴滴，如果未來會有什麼展覽的話，我想會是從此地的生活裡長出來的，這畢竟是南方。

我們還是會見面的，不管是什麼時候、在那裡、以甚麼樣的形式。而現在我只能說——久違了我的朋友，我們想你。



●香港—花園嬉語-開幕式